

從《秋水軒倡和詞》看清初詞人的哀怨

——兼論「稼軒風」於清初的鼓盪

許仲南^{*}

摘要

詞學發展至清初又創高峰，康熙十年（1671）於京師舉行的「秋水軒唱和」，有著易代動盪與仕途不悅的多面情感。成員複雜、各有遭遇的「秋水軒唱和」，表現出清初詞人在亂世初定而餘波未平的處境下，內心的恐懼與不安。士人於宦途紛紛遭受風波，如曹爾堪、王士禛、宋琬等等，從中可體會清初士人的哀怨與無奈。以「秋水軒唱和」活動而言，其中成員複雜，唱和活動也是逐步擴大形成，但在清初詞壇頗具意義。若從歷史軌跡觀察，從明亡至康熙十年的秋水軒唱和，士人的主要情感已從黍離悲慨轉而成新朝入仕的哀怨惴惴，而其中因素則以個人遭遇為主，已不同明遺民的對故國破滅的無奈悲感。若從詞學風氣觀察，歷來研究將「秋水軒唱和」視為清初「稼軒風」的重要指標，然而大多學者們將詞學風氣與易代背景作聯結，並且以清初三大案等高壓政策作為主要因素。觀察「秋水軒唱和」成員及作品，其中所表現的哀怨與無奈，實有如稼軒情性。然而唱和成員有部分實為仕清文人，詞作中的情感與三大案或清初動亂社會較無關聯。部分詞人作品中所表現的無奈哀怨，則與宦途風波相關。本文從此觀點論述「清初士人的哀怨」並對「稼軒風於清初的鼓盪」再作補充，並核對所見《秋水軒倡和詞》版本與其他版本之出入。最後統計在《秋水軒倡和詞》以外，清初仍有其他詞家以〈賀新郎〉剪字韻，以不同題材為詞。這些詞人多是詞壇重要人物，可見秋水軒唱和影響深遠，潛移默化帶動了豪放詞風的推展。

關鍵詞：秋水軒唱和 清詞 稼軒風

^{*} 作者為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生

一、前言

詞學發展至清初又創高峰，除了詞學理論的紛紛建樹外，清初更有著特殊的時空背景，而在此背景下文人以詞記下彼此不同的遭遇與心境，使得詞作的內容更具深度與多樣。對於清詞的研究，歷來從詞派或詞人群體角度切入，探討其詞學思想及其創作意義，成果頗豐。然而清初詞壇仍有許多面向可加以補充，如以唱和活動而言，清初有三次大型唱和，康熙四年（1665）「江村唱和」、康熙五年（1666）「廣陵唱和」、康熙十年（1671）「秋水軒唱和」，三次唱和皆有其背後意義。「秋水軒唱和」時間最晚，但較前二唱和更為激盪，在清初詞壇甚具意義，也對清詞的發展有其影響。若再以明清易代的歷史軌跡觀察，從明朝滅亡的動亂至清主中原的高壓政策，其後康熙十三年（1674）三藩亂起，再至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有博學宏詞科，社會已從亂世漸趨太平，而其後浙西詞派獨大詞壇，更是治世詞風的反映。而康熙十年（1671）於京師舉行的「秋水軒唱和」，有著易代動盪與仕途不悅的多面情感，前者為鼎革黍離的憾恨，後者是仕入新朝的惴惴。如此成員複雜、各有遭遇的「秋水軒唱和」，表現出清初詞人在亂世初定而餘波未平的處境下，內心的恐懼與不安。

近人研究對「秋水軒唱和」不乏論述，其中以嚴迪昌《清詞史》最為全面¹，另外陳水雲《清代詞學發展史論》論及「稼軒風在清初的回歸」，將「秋水軒唱和」視為「稼軒風」的鼓盪，認為「稼軒風」的特色主要在於主體尚氣、內容博大、風格多樣三方面取得成就。²此外，近有朱麗霞《清代辛稼軒接受史》對此亦稍加論述，但偶有疏誤，僅供參考。³又如李桂芹〈秋水軒唱和活動及其意義〉⁴、〈從《秋水軒唱和詞》看詞人心態〉⁵二文，詳細整理唱和活動的始末與過程，並論及詞作情懷，為最近研究成果。本文試就前人研究基礎上，加以補充說明「秋水軒唱和」中清初士人的哀怨，並再探「稼軒風」於此階段的歷史意義。

二、唱和活動的形成與成員背景

清初三大唱和以「秋水軒唱和」形成時間最晚，而影響歷也最大。近人嚴迪

¹ 參見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第三章第二節〈龔鼎孳·京師詞壇·秋水軒唱和及周在浚〉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115-145。

² 參見陳水雲：《清代詞學發展史論》第六章第三節〈稼軒風在清初的「回歸」〉（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423-438。陳水雲更認為從形式上考察清初「稼軒風」的回歸，可從清人追和稼軒韻的大致情。

³ 參見朱麗霞：《清代辛稼軒接受史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5年），頁94-107。此書雖論及秋水軒唱和與稼軒風的關係，然全書有其疏誤之處，僅供參考。如其頁98：「『前身青兕』的陳維崧參與了『秋水軒唱和』，因而周在浚的詞學主張對陳維崧不無影響。」此處恐須商榷。閱豐《清初清詞選本考論》已對此提出質疑。參見閱豐：《清初清詞選本考論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頁22。

⁴ 參見李桂芹：〈秋水軒唱和活動及其意義〉，《長春大學學報》2008年第4期，頁51-55。

⁵ 參見李桂芹：〈從《秋水軒唱和》看詞人心態〉，《名作欣賞》，2008年16期，頁8-11。

昌已對「秋水軒唱和」活動稍加爬梳，故本節結合前人基礎，試圖探討活動成員彼此的遭遇背景，進而說明此次唱和活動的特殊意涵。

關於秋水軒唱和活動的形成，如曹爾堪〈秋水軒倡和詞紀略〉提及：

周子雪客（周在浚）至京師，僑居於孫少宰（孫承澤）之秋水軒。軒在正陽門之西，背城臨河，葭蘆秀其陰。當夏雨暴漲，水痕嚙岸，捲簾憑几而觀之，不啻秋水一壑，心骨俱清，此亦都市中之濠梁也。雨後晚涼，停鞭小坐，見壁間酬唱之詩，雲霞蒸蔚，偶賦〈賀新涼〉一闕，廁名其旁。大宗伯公（龔鼎孳）攜尊餞客，見而稱之，即席和韻。既而露垂泉湧，疊奏新篇，可謂濯綺筆於錦江，吐綉腸於沙籀者矣。檠子（紀映鍾）、方虎（徐倬）同授餐於宗伯，亦擊鉢而賡焉，均工組練，並擅賦心。⁶

曹爾堪此紀略時間書於康熙十年（1671）重九前日，可見秋水軒唱和活動於康熙十年（1671），以曹爾堪於《秋水軒倡和詞》中有〈賀新郎·雪客秋水軒晚坐，柬檠子、青藜、湘草、古直。六月二十日〉，可知活動最早始於六月二十日。又如紀略所言，此秋水軒為孫承澤所有，後有周在浚前至京師於此，而曹爾堪偶見壁間有前人酬唱詩作，故興起隨賦〈賀新涼〉詞，後遂越演越盛，由龔鼎孳大力推廣，連其幕下紀映鍾及徐倬等人，紛紛唱和。最早參加活動者還不僅周在浚、曹爾堪及龔鼎孳等幕下諸人而已，在王士祿〈秋水軒倡和題詞〉尚提及：

今夏顧庵（曹爾堪）來京師，觴詠之樂頗極流連，獨不甚及詞。顧庵去兩月，從雪客所讀秋水軒唱和，始知復有「扁」字韻〈賀新涼〉六首，合肥宗伯及檠子、方虎、緯雲（陳維岳）、雪客諸君相繼和韻，多者二十餘者，少亦不下十餘首。⁷

又汪懋麟〈秋水軒倡和詞序〉言：

及讀《秋水軒唱和詞》一編，始於南溪學士（曹爾堪），而廣於合肥宗伯，縱橫排宕，若瑜亮用兵，旗鼓相當。一時名流相與爭奇奪險，愈出愈工。如檠子、方虎、伯通（龔士稹）、雪客、古直（王彥來）、緯雲、湘草（杜首昌）諸君，俱各揮灑流暢，妙極自然，無復押韻險澀之跡，而西樵（王士祿）考功最後成六闕以為之殿……詞非一體，成非一境，統冠之以「秋水軒」者，大都登壇樹幟，鼓諸軍之氣，而卒以奏成功者，雪客之力為多也。稱「秋水」，不忘自所云爾。⁸

由上二引文可見參加唱和者至少還有陳維岳、龔士稹、王彥來、杜首昌、王士祿等人，多是清初詞壇重要人物，可見此次唱和聲勢浩大。而據嚴迪昌考察，此次

⁶【清】曹爾堪：〈秋水軒倡和詞紀略〉《秋水軒倡和詞》，收於張宏生編《清詞珍本叢刊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7年）第22冊，頁306。又「倡和」與「唱和」同，本文若引原籍刻本均作「倡和」，論述與今人研究則按篇目用「唱和」。

⁷【清】王士祿：〈秋水軒倡和題詞〉《秋水軒倡和詞》，收於張宏生編《清詞珍本叢刊》第22冊，頁300-301。

⁸【清】汪懋麟：〈秋水軒倡詞序〉《秋水軒倡和詞》，收於張宏生編《清詞珍本叢刊》第22冊，頁302-303。

唱和最早的作者是由曹、龔、紀、徐、陳、周，其後有王、杜等人繼之。⁹可見「秋水軒唱和」是逐步形成的，而不僅是當時居於京師其他詞人亦有和作，如曹貞吉、宋琬等，其他與周在浚輾轉來往交遊的各地詞人，對此盛事亦不會毫無耳聞。從版本上觀察，《秋水軒倡和詞》有康熙十年（1671）遙連堂刻本，以人編次，人各一卷，收詞人 22 家，總共 22 卷。而後又有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遙連堂增刻本，有詞人 26 家，共 26 卷，可見此唱和集逐步形成的軌跡。另外，王士禛〈題詞〉所提及「扁字韻〈賀新涼〉」表示此次唱和以〈賀新涼〉為詞牌，並以「卷」、「遣」、「泫」、「繭」、「淺」、「展」、「顯」、「扁」、「犬」、「免」、「典」、「剪」為韻字。關於詞作部分留待第三節再作說明。

對「秋水軒唱和」活動有基礎認識後，下文就其成員龔鼎孳等人背景論述，探討諸人於秋水軒唱和因緣際會的身後意義。

龔鼎孳（1615—1673），字孝升，號芝麓，明崇禎七年（1634）進士，官兵科給事中。其生平境遇甚為複雜，明末李自成攻陷北京，以龔鼎孳為指直使，而後清兵入關，龔鼎孳又降於清朝，官至禮部尚書。至乾隆時廢其諡號，列入貳臣傳，並將其著作一律禁毀，如有選本收入其作，亦多遭禁毀，如清初詞選《瑤華集》即是。由此種種可見乾隆對此人特為反感。無論龔鼎孳歿後的遭遇如何，順康之際其為官歷程亦值得探究。龔鼎孳本為明臣，然先從李自成，後又降清，對此大節不免受人非議，然而龔鼎孳為官多有彈劾，也為宦途帶來風波。如為任明臣時，龔鼎孳曾彈劾周廷儒、王應熊等人，其後又疏詆呂大器為陳新甲私人，不宜令總督保定山東河北。龔鼎孳因此杵旨降罪受罰。¹⁰後仕清時又時有彈劾，如《清史列傳·貳臣傳》記載：

（順治）三年六月，丁父憂，請賜御典。給事孫昌齡疏言：「鼎孳明朝罪人，流賊御史，蒙朝廷拔置諫垣，優轉清卿。曾不聞夙夜在公，以答高厚，惟飲酒醉歌，俳優角逐。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，名顧眉生，戀戀難割，多為奇寶異珍，以悅其心。淫縱之狀，哄笑長安，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。及聞父訃，而歌飲留連，依然如故。虧行滅倫，獨冀邀非分之典，誇耀鄉里，欲大肆其武斷把持之欲。請敕令停格」疏下部議，降二級調用。尋遇恩詔免。¹¹

順治三年（1646）孫昌齡上疏批評龔鼎孳先降於流賊，後輾轉仕清，實為前朝罪人。此外又針對龔鼎孳「不聞夙夜在公，惟飲酒醉歌」，更言及與其妾顧媚相戀，荒誕縱淫，置父母妻孥於不顧。孫氏明顯惡意批評，語帶抹黑，龔鼎孳因此降二級調用。雖然後來龔鼎孳尋遇恩詔而獲免，但此次事件對龔鼎孳必然造成打擊，可見宦途險惡如此。官場上對龔鼎孳的打擊可謂是接二連三，又如：

⁹嚴迪昌認為「最早唱和的作者是曹爾堪、龔鼎孳、紀映鍾、徐倬、陳維岳、周在浚。繼之者是王士禛、杜首昌等，逐益擴大增多」。參見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，頁 127。

¹⁰參見國史館編《清史列傳·貳臣傳乙·龔鼎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 年），第 20 冊，頁 6593。

¹¹國史館編：《清史列傳·貳臣傳乙·龔鼎孳》，第 20 冊，頁 6594。

先是，給事中許作梅、莊憲祖等，交章劾大學士馮銓，睿親王集科道各官質問，鼎孳曰：「馮銓乃背負天啓，黨附魏忠賢作惡之人。」銓曰：「流賊李自成陷害明帝，竊取神器，鼎孳反順逆賊，竟為北城御史。」鼎孳曰：「豈止鼎孳一人，何人不曾歸順？魏徵亦曾歸順唐太宗。」王笑曰：「人果自立忠貞，然後可以責人。鼎孳自比魏徵，而以李賊比唐太宗，可為無恥。似此等人，只宜縮頸靜坐，何得侈口論人。」遂罷不問。¹²

由於龔鼎孳先後仕於明朝、李闖、清廷，故官場政敵多針對此把柄加以攻擊，如龔鼎孳彈劾馮銓，指其「附於闖黨」，而不料馮銓遂卻以「反順逆賊」加以攻訐。後龔鼎孳雖以「魏徵歸順唐太宗」為喻，表明清白，但卻受反譏是「可為無恥」，並「宜縮頸靜坐」，勿自取其辱。由此事件可知龔鼎孳於官場實是風波不斷，對其「貳臣」的複雜背景，猶如原罪，不受諒解。

除了針對貳臣的複雜背景加以批評外，龔鼎孳屢遭意外降級，宦途一路走來，滿是風雨。如：

鼎孳自擢任左都御史，每於法司章奏，倡生議論，事涉滿漢，意為輕重，敕令回奏。鼎孳具疏引罪，詞復支飾，下部議應革職，詔改降八級調用。尋以在法司讞盜事，後先異議，又曾薦舉納賄伏法之巡按顧仁，再降三級。……閏五月，大學士成克鞏論鼎孳黨護左通政使吳達，隱其弟吳達通賊事，請堪訊。下部察問，鼎孳以不知達為達弟申辯，罰俸一年。（順治）十七年，詔甄別京員，以鼎孳素行不孚眾論，復降三級調用，罷署丞。¹³

由於法司章奏「事涉滿漢」，據疏引罪，改降八級調用，又因曾薦舉巡按顧仁納賄，而牽連受罪再降三級。後成克鞏謗議龔鼎孳黨護吳達，包庇其弟吳達罪事，龔鼎孳雖以「不知達為達弟」辯解，但仍被罰俸一年。順治十七年（1660），龔鼎孳又受非議，以「素行不孚眾論」，又再降三級。如此屢次被黜，先後共降十四級，可見宦途顛簸如此。

由於龔鼎孳聲名較顯，官居於京師，成為秋水軒唱和的主要人物，其他重要人物如曹爾堪、紀映鍾，或是後續加入唱和的宋琬、王士禛等人，亦有各自的遭遇，而這些背後的傷痕經歷，皆使秋水軒唱和有著沉鬱哀怨的嘆息。以下綜合曹爾堪、紀映鍾、宋琬、王士禛等人經歷，釐清其前來京師的緣由，並探討參加秋水軒唱和所背負的沉重心情。

關於曹爾堪（1617—1679）背景，施閏章於〈曹公顧庵墓誌銘〉對其遭遇有所提及，如：

作族子逋賦累，奪籍南歸。適僮奴與縣族角，誤觸尉怒，尉夫愬長吏語過激，事聞坐謫，當徙關外。先是，君不交公府，當事更多不悅。又自恃無罪，不詣吏求解，故卒作法，實非其罪也。一時朝士親交惜君者，爭助私錢用營建，立得贖，無出塞。自是簪冠芒屨……辛亥春嘗一過京師，諸公卿欲為白，復其官，齟齬不果行。君亦掉頭興盡，曰：「六十老人豈復夢

¹² 國史館編：《清史列傳·貳臣傳乙·龔鼎孳》，第20冊，頁6594。

¹³ 國史館編：《清史列傳·貳臣傳乙·龔鼎孳》，第20冊，頁6595。

金馬門哉？」然酒酣雄辯，四座盡傾。¹⁴

曹爾堪，字子顧，號顧庵，順治九年（1652）進士。因族子拖欠賦稅，而遭受牽連，後又因僮奴觸怒縣族，曹爾堪自恃無罪，先不將僮奴交與官府，又不諳吏求解，又再觸怒官吏。本應貶謫關外，幸有朝士親交爭助私錢，因此得贖，免去一禍。曹爾堪於康熙十年（1671）辛亥春至京師，時朝廷諸人本有復其官之意，但又爭論不休，曹爾堪便掉頭而去，嘆言「六十老人豈復夢金馬門哉」，可知其見宦途冷暖滄桑。

至於紀映鍾（1609—1681）的狀況又為不同，據《清史列傳》記載：

國變後，棄諸生，躬耕養母，自稱鍾山遺老。少與龔鼎孳友善，鼎孳既貴，招至京，下榻焉。寓京十稔，此外未嘗輕投一刺。¹⁵

紀映鍾，字伯紫，又作伯子、槩子，號憨叟，晚號鍾山遺老。崇禎末年時曾參加復社，頗首聲望。明亡國變後，棄諸生身份，退而躬耕養母。因少與龔鼎孳舊識，晚年遂客於龔鼎孳幕下，不再出仕。紀映鍾實為晚明遺民，其堅持不仕清廷，因龔鼎孳招至而寓留於京，長達十年。

而王士禛（1626-1673）亦有受罪經驗，如《清史列傳》記載：

康熙二年，充河南鄉試正考官，以磨勘罷吏議，逮下獄，久之得雪，免官。時士禛方任揚州推官，兩親皆就養，士禛因南遊往省。……居數年再起，補吏部員外郎。好持正論，學士張貞生、御史李棠先後建言，下吏議，力直之，人以為難。未幾，又坐免。¹⁶

王士禛，字子底，號西樵山人，順治九年（1652）進士。康熙二年（1663），因磨勘礙吏，受逮下獄，久後還得清白，後王士禛遂南遊詣弟王士禛。康熙四年（1665）於杭州參與「江村唱和」，其後雖又復官，任吏部員外郎，但因「好持正論」受人非難，不久又遭免官。

與王士禛命運相似者，又如宋琬（1614—1673），《清史列傳》如此記載：

（順治）十八年，擢按察使。時登州于七為亂，琬同族子因宿憾思陷琬，遂以與聞逆謀告變，立逮下獄，闔門縲繫者三載。緣坐中有需外訊，下督撫治之，巡撫蔣國柱鞫得誣狀，上聞，頗與部讞抵牾，命覆質，得申雪。康熙三年東，得旨免罪，放歸。……十年，有詔起用，復來京師。¹⁷

宋琬，字玉叔，號荔裳，順治四年（1647）進士。順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宋琬族子宋奕炳誣告宋琬與時於登州作亂的于七互通逆謀，宋琬遂因此含冤入獄，至康熙三年（1664）才得以申雪，免罪放歸。康熙十年（1671），又受詔起用，遂至京師。

¹⁴ 【清】施閏章：〈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公顧庵墓誌銘〉《學餘堂文集》，收於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年），集部1313冊，頁234。

¹⁵ 國史館編：《清史列傳·文苑傳一·紀映鍾》，第18冊，頁5681。

¹⁶ 國史館編：《清史列傳·文苑傳一·王士禛》，第18冊，頁5722。

¹⁷ 國史館編：《清史列傳·文苑傳一·宋琬》，第18冊，頁5710。

從曹爾堪、紀映鍾、王士祿、宋琬的彼此背景來看，或仕途頓挫，或終生不仕，皆各有其哀怨經歷。官居京師的龔鼎孳亦是如此，其於官場的屢次打擊，使其心境相似。又如陳維岳（1635—1712），字緯雲，晚號苦庵，自父陳貞慧歿後，多年在外飄盪，為人幕僚，亦參與秋水軒唱和活動，這些人不約而同會聚京師，參與唱和，如前引汪懋麟〈秋水軒倡和詞序〉所言「詞非一體，成非一境」，《秋水軒倡和詞》中詠題多樣，各有活動，可見其中複雜層面。¹⁸然而仍值得注意的是，縱使成員背景遭遇不同，唱和活動與題材也有變化，但從部分作品看來，彼此哀怨的心境與感受卻是相似。

三、唱和詞作中的哀怨

如上節所述，「秋水軒唱和」最早發生於康熙十年（1671），其後陸續增益擴大而成。以曹爾堪開題首唱，詞牌擇用〈賀新郎〉，詞韻則次韻「剪」字韻。從選用詞牌與詞調觀察，〈賀新郎〉本近豪放詞牌。龍榆生更認為「大抵用以入聲部韻者激壯，用上、去聲部者較淒鬱，貴能各適物移耳。」¹⁹、「至於〈念奴嬌〉、〈滿江紅〉、〈賀新郎〉三調，例以入聲韻為準……，其有改用上、去韻者，則雖作狀語，往往鬱而不宣，無裂石之奇聲，而有沉抑之情態」。²⁰「秋水軒唱和」以「剪」字為韻，正是表達此種淒鬱之情。又如謝章铤《賭棋山莊詞話》所言：

填詞亦宜選調，能為作者增色。如詠物宜〈沁園春〉，敘事宜〈賀新郎〉，懷古宜〈望海潮〉，言情宜〈摸魚兒〉、〈長亭怨〉等類，各取其與題相稱，輒覺辭筆兼美，雖難拘一律，然此亦倚聲家一作巧處也。²¹

秋水軒唱和擇用〈賀新郎〉為詞牌，如同謝章铤所言宜於敘事。或許與曹爾堪開題即選用〈賀新郎〉有關，然而這些詞作顯然並非只是文人間曲水流觴般的唱和作品，其中紛紛表現個人不同遭遇下的感觸。

《秋水軒倡和詞》版本有二，一為康熙十年（1671）遙連堂刻本 22 卷。另為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遙連堂增刻本 26 卷。筆者所見為遙連堂增刻本《秋水軒倡和詞》收於張宏生所編《清詞珍本叢刊》²²，根據計算所收共 26 家，詞 176 首，分別為：曹爾堪 7 首，梁清標 2 首，龔鼎孳 22 首，紀映鍾 17 首，徐倬 22 首，王彥來 12 首，陳維岳 12 首，沈光裕 2 首，宋琬 1 首，王士祿 6 首，龔士稹

¹⁸ 關於秋水軒唱和活動內容，如李桂芹〈秋水軒唱和活動及其意義〉整理為：「秋水軒唱和系列活動歷時半年左右，有大大小小不下 16 次活動。順序大致是：秋水軒納涼——問雪客病——中秋唱和——曹爾堪南歸——黑龍潭、龍爪槐登高——汪懋麟納姬——和方虎燈下燭影——題雪客秋水軒——壽龔鼎孳——題周雪客像——題鏡閣——王彥來之潞河——送雪客歸白下。」《長春大學學報》2008 年第 4 期，頁 52。

¹⁹ 龍榆生：《唐宋詞格律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5 年），頁 144。

²⁰ 龍榆生：〈填詞與選調〉收於《龍榆生詞學論文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），頁 185。

²¹ 【清】謝章铤：《賭棋山莊詞話》，收於唐圭璋編《詞話叢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 年），第 4 冊，頁 3360。

²² 【清】曹爾堪編：《秋水軒倡和詞》，收於張宏生編《清詞珍本叢刊》第 22 冊，頁 299-467。

8 首，陳祚明 3 首，張勳 3 首，曹貞吉 4 首，吳之振 1 首，汪懋麟 2 首，杜首昌 4 首²³，周在浚 15 首，王概 4 首，王蓍 5 首，宗元鼎 4 首，蔣文煥 6 首，馮肇杞 5 首，吳宗信 1 首，黃虞稷 7 首，張芳 1 首（不全）。上述統計與嚴迪昌《清詞史》所統計稍有出入²⁴，又與閔豐《清初清詞選本考論》統計略有不同²⁵，故本節姑且以所見版本數量，擇取作品加以探討。

首先開唱者為曹爾堪，行至京師，有〈賀新郎·雪客秋水軒晚坐，柬檠子、青藜、湘草、古直。六月二十日〉，如：

淡墨雲舒卷。旅懷孤、鬱蒸三伏，劇難消遣。秋水軒前看暴漲，晚露著花猶泫。貪美睡、紅蠶藏繭。道是分明湖上景，葦煙青、又似耶溪淺。留度暑，簟紋展。蕭閒不羨人通顯。笑名恨、膏肓深病，術窮淳扁。袞袞廟犧識破，回憶東門黃犬。滄海闊、吾知其免。埋照劉伶揚酒德，倒松醪、好把春衣典。詞賦客，燭頻剪。（〈賀新郎·雪客秋水軒晚坐，柬檠子、青藜、湘草、古直。六月二十日〉，冊 3，頁 1344）²⁶

此詞為開唱首作，上片寫出「秋水軒前看暴漲」，可探見唱和本事。下片述己之志，不羨名位通顯，更視此為膏肓深病，可謂看破宦途。詞人又識破官場險惡，幸而脫離淪為廟祭俎上肉的命運，追憶李斯猶願「東門黃犬」的感嘆。詞人避禍歸隱，寧典當春衣換酒飲，賦詞會友，直至夜深，燈心頻剪。

又如紀映鍾，久居龔鼎孳幕下，有〈賀新郎·自題像，次曹學士韻〉，如：

素髮連蜷卷。這癡翁、非君非牧，誰招誰遣。偌大乾坤憑嘯傲，不肯學人啼泫。隨飲啄、川離穀繭。老屋孤松恒作伴，覆牀頭、破甕香浮淺。膝長

²³ 筆者比對《清詞珍本叢刊》與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發現，杜首昌以秋水軒剪字韻〈賀新涼〉詞作版本差異甚大。《清詞珍本叢刊》收有 4 首，題目分別為：「龔宗伯芝麓先生初度」（學海文瀾卷）、「汪蛟門舍人納姬」（簾共晴絲卷）、「題周雪客秋水軒」（天際輕雲卷）、「坐張敬止月槎」（咫尺銀濤卷）。但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竟有 6 首剪字韻〈賀新涼〉，分別為：「曹顧庵學士秋水軒曉坐見東」（碧落朝霞卷）、「汪蛟門舍人納姬」（簾共游絲卷）、「坐張敬止月槎有贈」（咫尺銀濤卷）、「送周雪客南旋」（雪傍征鞍卷）、「題張淡明侍御梅花行樂圖」（寒被春暉卷）、「諸同學宴集揮塵亭」（紅葉青山卷）。兩者版本頗有出入，筆者推測可能部分作品未被刻入《秋水軒倡和詞》，也可能是杜首昌後來自行追和的作品，在此尚且存疑。參見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：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 年），第 11 冊，頁 6342-6344。

²⁴ 筆者據《清詞珍本叢刊》所收《秋水軒倡和詞》為版本，其與嚴迪昌《清詞史》所記多有相異，如嚴氏所記《秋水軒倡和詞》「收有黃虞稷 6 首，張芳 2 首」，然筆者所見黃虞稷實有詞 7 首，而張芳有詞 1 首，此詞下片不全。另外《清詞史》中「王彥來」誤作「王彥耒」，「張勳」亦有誤字，此一併指出。參見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，頁 127。

²⁵ 閔豐所據版本亦為康熙十一年遙連堂增刻本，而表中所記亦為同嚴迪昌所述「黃虞稷 6 首，張芳 2 首」與筆者所見「黃虞稷 7 首，張芳 1 首」相異。參見《清初清詞選本考論》附表一〈秋水軒倡和詞所錄詞人詞作名單〉，頁 25。

²⁶ 由於《清詞珍本叢刊》所收《秋水軒倡和詞》刻本部分字體不易辨識，故以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、《全清詞·順康卷補編》相對參照。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：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第 3 冊，頁 1344。本文所引詞作，除王士祿外，其餘皆出自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下文所引，出處相同者，但標頁數，不另加注。此外，要特別說明的是，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中徐倬〈賀新涼·壽合肥夫子〉將首句「玉瑄葭灰卷」誤作「玉瑄葭灰冷」，此須特別注意。見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第 22 冊，頁 3452。

抱，何曾展。詩書也讀羞名顯。趁良辰、郝隆獨曬，腹囊皮扁。一任朝光侵戶牖，好睡朱簷偃犬。起逐客、寒溫雙免。但話桑麻尋水石，有茶倉、酒董希奴典。秋水棹，吳淞剪。（〈賀新郎·自題像，次曹學士韻〉，冊一，頁 501）

全詞上片描寫自我形象，作為前朝遺老，寧滿頭白髮作，願作癡翁，不作君侯，不為州牧，來去由己，不受人招人遣。看盡改朝易代，而以嘯傲今古乾坤，不同他人或啼或泣。惟隱居自適，飲啄安居，孤松香梅伴眠。上片結尾「長膝抱，何曾展」，長膝典出《三國志·諸葛亮傳》，裴注言諸葛亮傳「每晨夜從容，常抱膝長嘯」，以喻胸中有志。但詞為「何曾展」，可見其隱有悲概，表達明亡後理想的幻滅。下片表達不願出世的心志，對虛名顯感到羞愧，而反願如王羲之東床坦腹，「郝隆」為鼻息聲，「腹囊」為肚皮。詞人頗有歸隱之心，以嗜飲茶酒為樂，末句「秋水棹，吳淞剪」，「吳淞」為江名，此用典杜甫〈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〉「焉得并州快剪刀，剪取吳淞半江水」，本是形容景圖動人，於此詞中或可另作詮釋，詞人願隨一棹扁舟而去，悠游劃開江心。

又如陳維岳，飄蕩四方，有〈賀新郎·重九後一日，懷家兄其年、半雪，用顧庵學士韻〉，如：

裘蔽蒙草卷。獨登臺、蒼茫百感，杜康難遣。菊蕊離離愁不盡，淚濕西風凝泫。秋蝶舞、迷濛如繭。忽憶釣陂歸去好，看浪花、深碧蘆花淺。堪射鴨，竹弓展。舊家故國推華顯。到而今，烏衣門巷，堂前無扁。百六會嬰文字劫，矢志虎龍為犬。惟阿五、懵懵其免。萬事蹉跎身世變，苦一衫、垂老溫經典。吾舌在，竟須剪。（〈賀新郎·重九後一日，懷家兄其年、半雪，用顧庵學士韻〉，冊十一，頁 6602）

此詞為懷念家兄陳維崧、陳維崧所作。其父為明末四公子陳貞慧，自父歿後，陳氏兄弟多年飄盪在外，故陳維岳以詞相憶兄弟，亦有深層漂泊之感。上片述己多年在外，皮裘舊敝。儘管獨自登臺，兄弟四散之愁，酌酒難消，所得總是蒼茫。面對菊蕊滿滿迎風而來，而只能淚眼盈目，秋蝶飛舞，所見卻是迷濛如繭。上片未追憶故鄉景物，懷念當年於荆溪垂釣戲鴨、看浪賞花的美好過去。下片回首當年陳家於明朝地位顯赫，而今卻是興衰滿懷，門前冷落無扁。「百六」典出《漢書·谷永傳》「遭妄之卦運，直百六之災厄」，代指厄運。詞人聲聞文字獄厄²⁷，家道中落，而矢志如喪家犬。只幸小弟阿五，懵懂無知，尚未識苦恨災厄。世事萬變總蹉跎，不得志士人只能重溫舊典，勉強度日。末句「吾舌在，竟須剪」用蘇秦典，縱使長才仍在，吾舌終剪，也不如蘇秦能夠有重振的一日。

又如龔鼎孳，在京為官，有〈賀新郎·中秋後一夕月食寓懷〉，如：

誰使清光卷。望層空、廣寒宮闕，濃陰難遣。昨夜香風飄桂子，沾濕淚珠

²⁷ 據嚴迪昌《陽羨詞派研究》〈順治年間陽羨案獄情狀〉中所述：「以『詩獄』死，核之文獻，實始自曾館於亳州陳家，與陳維崧交厚心通的石汀子，事在順治年初。……這一案不僅可證清初諸獄早與宜興陳家有涉，難怪後三四年陳貞慧又為金壇周鏞兄弟事銀鐺入南京獄。」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3年），頁 29。

還法。偏此夕、明蟾封繭。怪底天空能耐事，縱金蟆、玉斧揮猶淺。雲母障，幾時展。素娥獨立憑幽顯。任漫漫、銀河如墨，斷雲如扁。橫笛短簫催急鼓，驚起五更鄰犬。看傾刻、綠章除免。變換總隨時與數，料夔龍、也讓羲和典。霄漢上，自裁剪。（〈賀新郎·中秋後一夕月食寓懷〉，冊二，頁 1148）

此詞爲月蝕有感而作，因月蝕而清光收斂，惟見廣寒宮濃陰不散。正過中秋時節，一夜桂花飄香，詞人亦淚珠灑落。猶如金蟾封月，黯淡無光。「雲母」典自李商隱〈嫦娥〉「雲母屏風燭影深」。詞中「雲母障，何時展」，既寫月光，也爲心境所發。下片續寫黑夜，銀河黑漆，斷雲如扁，縱嫦娥幽立月宮，尙是隱隱約約。後又以笛簫鼓催求月，驚擾五更鄰犬。而「綠章」則指「青詞」，爲道士祈天時向天神奏事的表章，因以綠紙書字而名。龔鼎孳此詞藉月蝕感發，實意有所指。官場的得失起落，亦如浮月明晦，縱有再多無奈，仍只能「變換總隨時與數」，任其由命由時，或由夔龍，或爲羲和，面對月蝕無光，惟任其由人裁剪。龔鼎孳於官場屢受彈劾，風波不斷，此詞正透露其聽時由命、無可奈何的哀怨。又如其另首中秋感懷之作，如：

一葉驚風卷。正天街、白麻將下，青驄行遣。身世多艱誰自料，老淚蒼生頻灑。怕滾滾、沸湯投繭。皓月中秋同佇立，睇南枝、烏鵲情非淺。空袖手，力難展。朱輪華轂爭榮顯。但低頭、與時聾啞，隨入圓扁。徑欲拂衣長嘯去，何處擔琴攜犬。便狂醉、難乎其免。羨汝歸裝煙水路，任驢驢、酒盡休輕典。都市話，并刀剪。（〈賀新郎·中秋有感，兼送穀梁〉，冊二，頁 1148-1149。）

此詞訴己感懷，並兼贈別。上片悲嘆驚風卷葉，身世多艱，人生起落無可預料。正如蠶繭爲取絲而將煮，投於沸湯之中，亦如所處險惡難測的環境，水深火熱。詞人佇於月下，猶如曹操〈短歌行〉中烏鵲繞樹三匝，而何枝可依的無奈。縱使有心，始終有志難酬。下片轉而消極，朱輪華轂指貴族高官所乘之車，詞人已厭此榮顯爭鬥，寧低頭只作聾啞，隨扁舟而去，明哲保身，遠避禍殃。後以李斯「東門黃犬」典，感嘆爲官遭禍，不如及早抽身。末句贈送遠別之人，此去可倘佯江湖，與塵世暫別。由此詞亦可見龔鼎孳對於官場的無奈感嘆。

又如王士祿和有〈賀新郎·送顧庵南歸〉，如：

鴈陣秋風卷。逗先生、五湖歸興，浩然難遣。蕭寺寒鐘催襍被，黃菊蘸霜薄灑。別思裏、層層如繭。昨夜離堂絃錦瑟，賦酒悲、語訝文通淺。更漏促，意難展。憑他李蔡身能顯。定何如、司空表聖，休休高扁。到日鶴湖弭短楫，門有銜衣舊犬。蓴菜憶、此時應免。硯北著書傾八斗，笑子桓、舊論難為典。荷芰服，羨君剪。（〈賀新郎·送顧庵南歸〉，冊二，頁 818）²⁸

此詞爲送曹爾堪南歸作，上片以歸雁起首，送爾堪南歸，如范蠡遨遊五湖，浩然

²⁸ 張宏生主編：《全清詞·順康卷補編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），第2冊，頁818。

自適。後以寒鍾催發，黃菊染霜淚，表述不捨別思深厚，層層如繭。下片設想爾堪南歸，且看淡身後名，任憑李廣數奇無功，族弟李蔡卻飛黃騰達，又若司空圖雖曾任禮部員外郎，不久又遷任郎中，黃巢亂起時沒能與唐禧宗隨行，後遂隱居不出。「蓴菜」則用張翰典，表示自適歸鄉之意。最後詞人妙用曹植、曹丕舊事，以此呼應爾堪曹姓，子桓曾有除弟子建之心，和輾轉免其一死，遂貶安鄉侯，後至魏明帝曹叡即位後，本欲重召子建入朝，但又因讒言受阻，終究有志難酬。詞人大量反用典故，表述縱使古往人物於功名宦途多莫能如意，但只羨荷衣新裁，悠然歸隱，了無罣礙。「荷芰服」語出《離騷》「秩芰荷以爲衣兮，集芙蓉以爲裳」，以喻隱士。

又如徐倬（1624—1713），十歲就童子試，冠一軍。後遊會稽，受學於倪元路、劉宗周等。然而徐倬晚至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才成進士，可見其於康熙十年（1671）秋水軒唱和時，尚未得志，偶有自遣功名感嘆。從其作〈賀新郎·自遣〉可見，如：

畫枕殘書卷。任逍遙、莊周蝶化，濠梁魚遣。半世風流多業債，左癖詩淫騷法。借斗室、團瓢圍繭。萬事盡如雲水淡，獨癡狂、三昧醴非淺。天以下，戲場展。兒曹笑我難通顯。最無緣、桂香秋綻，紅綾春扁。誰料先生齊物後，一任呼牛剩犬。論骨相、人犧其免。一部煙霞十七史，若刪書、斷自巢由典。蕉鹿夢，久曾剪。（〈賀新郎·自遣〉，冊六，頁3451-3452。）

此詞爲自遣作，上片可見詞人形象，其畫枕殘書，一任逍遙，沉於詩騷，自足於斗室小屋中。後感嘆「萬事盡如雲水淡」，已遂以酒爲伴，獨癡狂，直視如戲般之世間。下片直抒胸臆，言「兒曹笑我難通顯」，又無緣於桂香、春扁，「折桂」有科舉及第之喻，可見其不得志之狀。看透功名失路，人生命分有定後，惟有寄情自然。後又言蕉鹿夢已剪，「蕉鹿夢」典出《列子》，原有尋求虛幻之意，後辛棄疾〈滿江紅〉有「有鹿從渠求鹿夢」，以此喻爲追求生前身後的虛名，頗有詞人失意後視功名爲虛幻之意。徐倬此詞含蓄表露其對功名的矛盾心情，或安於己畫枕殘書生活，又嘆於人笑己難通顯，以至徘徊於折桂無緣、鹿夢已剪的種種反思。

由上述諸作可見，無論是如曹爾堪、王士禛曾獲罪免官，或如前朝遺老紀映鍾堅持不仕，還是龔鼎孳於京爲官，多看盡宦途險惡。諸如此類，儘管參與「秋水軒唱和」成員身分不同，遭遇各異，但都紛紛表露出對於個人境遇的無奈，亦如徐倬自遣功名失路。無論最後選擇退隱南歸，或是持續入幕度日，抑或繼續姑且爲官，於詞作中皆表現出一股沉鬱的哀怨氣息。

四、對「清初稼軒風的形成」的再補充

清代爲詞學復興時期，此已成爲歷來研究的共識，而清詞復興因由，頗多面向，其中詞人群體或詞派的形成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。若以譚獻所言：

錫鬯、其年出，而本朝詞派始成。顧朱傷於碎，陳厭其率，流弊亦百年而漸變。錫鬯情深，其年筆重，故後人所難到。嘉慶以前，為二家牢籠者十居七八。²⁹

可見至少嘉慶以前，清初詞壇受陽羨、浙西兩派影響甚深。此論雖稱精闢，但還可有探討空間。在陳、朱二人奠定詞壇地位之前，縱使清初詞壇前有雲間詞派發軔，後有各地域詞人群體匯聚，使清詞復興逐漸成形，但仔細思索，如陽羨詞派所表現的豪宕詞風，絕非是憑空而來。

歷來詞史研究多論述歸因於易代動亂的時代背景所致，這些論述皆能言之成理。但再從反面思考，年代先於陽羨詞派形成的清初詞壇，也面臨相似的時空背景，應亦有形成豪宕詞風的發展潛力，而此部分最容易受歷來詞史研究忽略。此外陽羨詞派宗主蘇辛，使詞或雄渾或沉鬱，皆能於詞壇獨當一面，就推尊稼軒詞風而言，於陽羨詞派以前已有軌跡，前人研究如嚴迪昌、陳水雲皆以政治社會背景為主要論述，如：

「稼軒風」為什麼在康熙之初重又勃然興起？回答這個問題，固可從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方面大背景上去找種種原因，然而最為切合當時文士詞人的實際的，還是應著重考察幾場大案獄對他們造成的「病蚌」心態。而最主要的是前文曾多次提及的「科場案」和「奏銷案」。(嚴迪昌《清詞史》，頁 146)³⁰

清初詞壇隨後又刮起一股以豪放為本色的「稼軒風」。這是因為發生在十七世紀中葉，由明而清他們還面臨著剃髮令、科場案、奏銷案、文字獄的連續打擊。這時，生存環境日趨惡化的漢族文人，便要借助「詞」抒其抑鬱不平之氣，於是，經歷元明長期蛰伏的「稼軒風」，在清初的歷史巨變裡，找到了心靈的「契合點」和聲音的「共鳴點」。(陳水雲《清代詞學發展史論》，頁 423)³¹

兩位學者皆將「稼軒風」的形成與清初大案作聯結，所言甚是，合情合理。然而除此之外，對於「稼軒風」的逐漸形成，若就清初入仕文人其所遭遇宦途的顛簸，以此作為出發點觀察，則又可以補充前人學者多從時代動亂背景出發，歸之於「清初大案」、「戰亂流離」、「遺民悲慨」，使觀點更為全面。

「秋水軒唱和」活動即為「稼軒風」重要樞紐。若以活動主要成員周在浚為例，可見其對稼軒詞的一番體會，如《詞苑叢談》記載：

梨莊曰：「辛稼軒當弱宋末造，負管、樂之才，不能盡展其用，一腔忠憤，無處發洩，觀其與陳同甫抵掌談論，是何等人物。故其慷慨悲歌抑鬱無聊之氣，一寄之於其詞。今乃欲與搔頭傅粉者相比，是豈知稼軒者？王阮亭謂石勒云：『大丈夫磊磊落落，終不學曹孟德、司馬仲達狐媚。稼軒詞，

²⁹ 【清】譚獻：《復堂詞話》，收於唐圭璋編《詞話叢編》，第 4 冊，頁 4008。

³⁰ 嚴迪昌：〈「稼軒風」在清初重振的背景·附論「科場案」流放詞〉《清詞史》，頁 146。

³¹ 陳水雲：〈稼軒風在清初的「回歸」〉《清代詞學發展史論》，頁 423。

當作如是觀。」予謂有稼軒之心胸，始可為稼軒之詞。」³²

周在浚（1640—1696），字雪客，號梨莊。其認為稼軒「一腔忠憤，無處發洩」，因而詞作深有「慷慨悲歌抑鬱無聊之氣」，後又引王士禛言「有稼軒之心胸，始可為稼軒之詞」，可見其對稼軒詞的推崇。其實清初士人論詞已有肯定稼軒詞風的例子，如王士禛認為：「詞如少游、易安，固是本色當行。而東坡、稼軒以太史公筆力為詞，可謂振奇矣。」³³表示雖非婉約正宗，但皆有可觀處，不必強分優劣。

若據周在浚所言稼軒「不能盡展其用」的情感，誠如稼軒頻頻上書獻策，終不受重用，於是詞作風格雖似飛揚豪雄，但背後情緒結合了失地難收、懷才不遇、官場風雨等多重成分。如其〈太常引〉「斫去桂婆娑，人道是清光更多。」³⁴喻官場小人干政，又如〈破陣子〉「了卻君王天下事，贏得生前身後名。可憐白髮生。」³⁵、〈鷓鴣天〉「卻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。」³⁶寫老大無成，懷才不遇。〈水龍吟〉「神州沉陸，幾曾回首。」³⁷、〈水調歌頭〉「要挽銀河仙浪，西北洗胡沙」³⁸，寫失地難收。諸如此類，故稼軒詞雖似飛揚豪雄，但情感卻極為沉鬱悲慨。此外晚至康熙十八年，周在浚與卓回編《古今詞匯》時，兩人詞學觀念分歧而合作破裂，其中周在浚對豪放詞風的接受，實是較為寬廣。³⁹

有以上認識後，再來觀察秋水軒唱和與稼軒詞的關係。有鑒於前人研究只側重時代背景的論述，前文第二節已就秋水軒唱和成員等人遭遇論述，如龔鼎孳雖在清為官，但於官場屢遭誹謗，連遭降級數等。曹爾堪因族子欠稅，受遭牽連，後又觸怒官吏而惹禍上身。王士禛因磨勘礙吏，受逮下獄。宋琬受人誣告，含冤入牢。這些人皆不曾有抗清意圖，卻仍慘遭風波，此緣由與易代或清政較為無關，而是因單純個人遭遇而遇禍。在秋水軒唱和作品中，他們寄託真情於詞，或寫官場的無奈，或寫寧可歸隱避禍等情懷。又若汪懋麟〈秋水軒詩集序〉有言：

退古先生（孫承澤）有軒三楹，在都城西南隅。下臨城濠，疏柳行列。開軒而眺，西山鬱蒼直入窗戶，其下清流滌洄，可鑒眉鬚。入其中者，恍在江湖曠朗之境，而忘其為京師塵土之鄉也。先生愛「秋水」名其軒。周子雪客（周在浚）假館於斯，一時名公賢士無日不來，相與飲酒嘯詠為樂。……雪客（周在浚）為櫟園先生（周亮工）令子，愛山水，喜雜沓，乃能閉門踞床，開軒面水，終日與詩書賢達相皆。……夫人處靜則思一，處動則思擾，苟動而不失其靜，尚能一其心思，發為歌詠，則其志可知矣。⁴⁰

³² 【清】徐鉉編，王百里校箋：《詞苑叢談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頁250。

³³ 【清】王士禛：《古夫于亭雜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卷四，頁87。

³⁴ 鄧廣銘：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年），頁34-35。

³⁵ 鄧廣銘：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，頁250。

³⁶ 鄧廣銘：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，頁500-501。

³⁷ 鄧廣銘：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，頁148。

³⁸ 鄧廣銘：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，頁7。

³⁹ 關於周、卓二人的「《詞匯》之爭」，前人嚴迪昌已論述甚詳，此暫不贅述。見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，頁136-141。

⁴⁰ 【清】汪懋麟《百尺梧桐閣集》，收於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》（永和：交海出版社，1992年），

前略述秋水軒環境與人事，其後寫出其思想，所謂「處動則思擾」指遭遇風波時，內心情感受其波瀾擾動，為人之常情。但若能「苟動而不失其靜，尚能一其心思」暫時冷靜將遭遇擾動放下，在此投入相互唱和，則發為歌詠，可透露其真切心志。雖看似欲使人動靜和諧，參與酬唱，而其實卻顯現出個人身後所背負「動」的顛簸背景，故秋水軒唱和成為彼此寬心袒露胸臆、藉酬唱彼此寬慰的交遊環境。

閔豐對於「秋水軒唱和」與「稼軒風」的關係有不同看法，以往如嚴迪昌、陳水雲皆認為「秋水軒唱和」對「稼軒風」是一種鼓盪，使其「稼軒風」更加發展推廣。但閔豐認為：

從詞史演進的流程來看，秋水軒唱和應該是對陽羨詞風的接受和發揚，而不是下啓陽羨詞風。⁴¹

閔豐此論雖還可商榷，如康熙七年（1668）陳維崧北上京師投謁龔鼎孳，龔鼎孳讀《烏絲詞》後當有所感觸，對龔鼎孳後期的詞作風格應有影響。而康熙十年（1671）京師正值秋水軒唱和活動，以〈賀新郎〉剪字韻進行唱和。同在此年，《今詞苑》隨之刊行，陳維崧於序中提出「天之生才不盡，文章之體格亦不盡」，又批評前人「極意《花間》，學步《蘭畹》，矜香弱為當家，以清真為本色」⁴²，此對豪放詞風的發展亦有所影響。可見稼軒風的形成，應為各處並進發展。

對於「稼軒風」於清初形成原因，實為多方面向，時代變動的環境加上清初的高壓統治，確實為一個因素，如陳維崧兄弟飄零外地，徐啗鳳、任繩隗受奏銷案打壓，吳兆騫因科場案流放異域，屈大均抗清事敗，這些案例都如嚴迪昌、陳水雲論述，為受時代牽絆使已遭遇不幸，發展趨於稼軒沉鬱一途。而另外如龔鼎孳、曹爾堪、宋琬、王士禛等人宦途不順者，則較屬個人遭遇不幸，與時代無那麼直接的關係。若亦將此面向列入考察，加以觀照，則另可探見清初入仕文人的哀怨，並能瞭解這些鬱悶無奈，同是構成「稼軒風」的一部分。以清初詞壇而言，陽羨詞派崛起於南方江蘇宜興，而秋水軒唱和活動於北方京師，此一南一北正也鼓盪了「稼軒風」的形成。不過「稼軒風」的興起並不只侷限於南方江蘇或北方京師，在面對共同時代背景與相似文人經歷之下，都有可能以豪放詞筆，寄胸中哀怨於作品中。而本篇先聚焦於「秋水軒唱和」的主題，補充了對「稼軒風」形成的不同面相。

最後要補充說明在《秋水軒倡和詞》中 26 家詞人以外，清初實有大量詞人特意用〈賀新郎〉（或〈金縷曲〉）詞牌，且以「剪」字韻為詞。韻字依序為「卷」、「遣」、「泫」、「淺」、「展」、「顯」、「扁」、「犬」、「免」、「典」、「剪」，與秋水軒唱和完全相同。筆者翻閱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有此現象者，共得詞人 18 家，詞共 57 首。簡單整理如下表：

第 454 冊，頁 121-122。

⁴¹ 閔豐：《清初清詞選本考論》，頁 24。

⁴² 【清】陳維崧：《陳迦陵文集》，收於《陳迦陵詩文詞全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 年），卷二，頁 31。

詞人姓名	詞作數量	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冊數頁數
孫繼登	1	第 2 冊，頁 1032 至 1033。
孫枝蔚	9	第 4 冊，頁 2164 至 2167。
王倩	4	第 6 冊，頁 3533 至 3534。
董漢策	5	第 6 冊，頁 3606 至 3608。
陳維崧	1	第 7 冊，頁 4259。
唐夢賚	3	第 9 冊，頁 4999 至 5000。
彭桂	1	第 10 冊，頁 6084。
范荃	4	第 11 冊，頁 6360 至 6361。頁 6380。
徐鉉	2	第 12 冊，頁 6778。頁 6780。
曹亮武	1	第 12 冊，頁 7188 至 7189。
周綸	6	第 13 冊，頁 7315 至 7316。
王度	8	第 13 冊，頁 7878 至 7880。
蒲松齡	7	第 14 冊，頁 7980 至 7981。頁 7982。
石沔	1	第 14 冊，頁 8103 至 8104。
周在建	1	第 16 冊，頁 9536。
納蘭成德	1	第 16 冊，頁 9562 至 9563。
張彥琦	1	第 19 冊，頁 11255。
陸震	1	第 20 冊，頁 11579。

從名單中可見其中許多清初詞壇名人，如陳維崧（1625-1682）、曹亮武（1637-?）為陽羨詞派重要人物，而陸震（1671-1723）為鄭燮師，嚴迪昌《清詞史》歸類為「陽羨詞風的派外流響與界內新變」⁴³，亦為清詞豪放名家。而另外徐鉉（1636-1708）編有《詞苑叢談》，於清初詞壇仍有一席之地。納蘭成德（1654-1685）更是詞史論述的重要人物。此 18 家詞人亦同以〈賀新郎〉剪字韻為詞，儘管內容多不相同，但由此可見秋水軒唱和於清初詞壇的影響甚大，足以形成風氣，對如稼軒般豪放詞風的推動，有積極顯著的效果。

五、結論

以清詞復興而言，詞作內容的多元是一個重要因素。由於清初繼明末以來的動亂背景，以及清廷所採以的政策方針，都造成民生的擾動。處於這未穩時局下的士人，必然要面對改朝易代的事實，並且對身分歸屬作出一個選擇。於是有一部分士人選擇歸隱或漂泊，作為前朝遺民。如紀映鍾先是歸隱，後入於龔鼎孳幕下，堅持不仕清廷。而另一部分士人選擇歸順新朝，成為清政下的官員，如龔鼎孳先是降闖，後又仕清。無論對於這兩種典型人物評價如何，隨著時代的改變，清廷入主中原，逐漸取得正統政權，其後的士人也紛紛從而科舉，然後成為清廷

⁴³ 參見嚴迪昌：《清詞史》，頁 371-373。

之下的官員。然而更值得探討的是，這些新一輩入仕清廷的士人，在官場宦途紛紛遭受風波，如曹爾堪、王士祿、宋琬等等。他們或受牽連，或被陷害，從他們的遭遇中可體會清初士人的哀怨與無奈。以「秋水軒唱和」活動而言，其中成員複雜，唱和活動也是逐步擴大形成，但在清初詞壇頗具意義。如秋水軒唱和的成員之中，龔鼎孳、梁清標為兩朝為官之貳臣，曹爾堪、王士祿、宋琬為新一代仕清文人，紀映鍾為前朝遺老，陳維岳、徐倬則尚無仕官。如此成員身分複雜，卻又因緣際會同樣參加秋水軒唱和活動，其中複雜交遊網絡，此部分尚有待探究。⁴⁴不過若從歷史軌跡觀察，從明亡至康熙十年（1671）的秋水軒唱和，士人的主要情感已從黍離悲慨轉而成新朝入仕的哀怨與惴慄，而其中因素與個人遭遇為主要關係，已不同於明遺民的悲感多來於故國破滅等種種無奈。若從詞學風氣觀察，歷來研究將「秋水軒唱和」視為清初「稼軒風」的重要指標，然而大多學者們將詞學風氣與易代背景作聯結，並且以清初三案等高壓政策作為主要因素。觀察「秋水軒唱和」成員及作品，其中所表現的哀怨與無奈，確實有如稼軒情性，且以清初士人慣以各種文典入詞，亦似稼軒風格，但唱和成員有部分實為仕清文人，詞作中的情感與三大案或清初動亂社會較無關聯。如龔鼎孳、王士祿、曹爾堪等人，其作品所表現的無奈哀怨，多與入仕宦途風波有關。本文就此部分論說，試圖補充前人研究成果，並且從對此唱和活動的探究中，發現其中的成員因彼此遭遇不同、身分不同，而詞中情感亦有不同，如龔鼎孳感嘆官場紛紛，曹爾堪、王士祿無奈入仕禍多，陳維岳悲慨手足飄零，徐倬自遣功名無路，紀映鍾堅持不仕，此皆反映了清初時局之下，士人哀怨的各種面相。本文最後統計在《秋水軒倡和詞》以外，清初仍有部分詞家以〈賀新郎〉剪字韻，紛紛以不同題材為詞。這 18 家詞人中，多是詞壇重要人物，由此可見秋水軒唱和影響深遠，並潛移默化帶動清初豪放詞風的推展。

六、徵引書目

（一）傳統文獻

1. 【宋】辛棄疾著，鄧廣銘注：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 年。
2. 【清】曹爾堪編：《秋水軒倡和詞》，《清詞珍本叢刊》第 22 冊，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2007 年。
3. 【清】施閏章：《學餘堂文集》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》集部第 1313 冊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 年。
4. 【清】徐鉉編，王百里校箋：《詞苑叢談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98 年。

⁴⁴如貳臣與遺民間的互動，李瑄《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》已指出遺民與仕清漢官之關係，不但有生計上的幫助，更有學術交流或協助文化事業等等。詳參李瑄：《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9 年），頁 349-387。

5. 【清】汪懋麟《百尺梧桐閣集》，《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》第 454 冊，永和：文海出版社，1992 年。
6. 【清】陳維崧：《陳迦陵詩文詞全集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65 年。
7. 【清】王士禛：《古夫于亭雜錄》，《清代筆記史料叢刊》第 19 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 年。
8. 【清】譚獻：《復堂詞話》，《詞話叢編》第 4 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 年。
9. 【清】謝章铤：《賭棋山莊詞話》，《詞話叢編》第 4 冊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 年。

(二) 近人論著（含期刊論文）

1. 朱麗霞：《清代辛稼軒接受史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5 年。
2. 李桂芹：〈秋水軒唱和活動及其意義〉，《長春大學學報》第 4 期，2008 年 7 月，頁 53-55。
3. ——：〈從《秋水軒唱和》看詞人心態〉，《名作欣賞》第 16 期，2008 年 8 月，頁 8-11。
4. 李瑄：《明遺民群體心態與文學思想研究》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9 年。
5. 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全清詞編纂研究室編：《全清詞·順康卷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2 年。
6. 陳水雲：《清代詞學發展史論》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05 年。
7. 國史館編：《清史列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5 年。
8. 張宏生編：《全清詞·順康卷補編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8 年。
9. 閔豐：《清初清詞選本考論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 年。
10. 龍榆生：《龍榆生詞學論文集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 年。
11. ——：《唐宋词格律》，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5 年。
12. 嚴迪昌：《陽羨詞派研究》，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93 年。
13. ——：《清詞史》，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1 年。

